

中外比较文化
教学丛书

日本文化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CIVILIZATION



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

日本文化概论

魏常海



中国文化书院

总序

中国学术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而于域外文化很少有强烈关怀。二千年中，虽有佛法东传，景教渐进等文化景观，然于士人眼中，皆非正统，不过方术技艺，无足为道。及至晚清，列强环伺，国难迭兴。西方文化籍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恣肆中国，至使务实的中国人正视一个发达的域外文化的存在，为因应事态之亟变，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留心于中西文化之异同。不过，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妨碍他们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传统的直观式思维方法妨碍他们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代所提出的救亡主题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妨碍他们平静地进行职业性研究。加之诸多其它因素，此时所谓文化比较研究，结论大体限于“东方尚道，西方尚艺”的框架。视西方文化为器的文化，物质的文明；视中国文化为道的文化，精神的文明。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对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和对策上的失误，则成为延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主要原因之一。

迨至五四时期，少数知识分子再创文化比较研究的局面，一则着手于传统文化的反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则步入西方文化之奥堂，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方策。东方文化之研究，一时蔚成风气。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学术发展，又一次被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冲突打断。

近年来比较文化研究的兴起，实由当前的开放形势所引发，为中国现代化趋向所必然。对知识分子来说，重新关注于这个时代的课题，一方面出自对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化危机的记忆，一方面则来自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新的挑战的体认。但在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主观疏离的倾向。在主观上厌弃传统文化，

在客观上仍身负重担。犹如“一个不情愿的传统文化的挑夫。”
(a passive porter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J. Dollard,
1939)。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来解决这个时代的课题。不是靠一两个依凭原始激情而大发宏论的文人，而是要靠一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在现代科学文化的高度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然后才能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

中国文化书院把这套丛书的编辑作为参与这一历史大业的一份努力，奉献给学界同仁。丛书亦是新中国比较文化研究的首演，它涉及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尽管其作者包括诸位文化研究的知名宿学，亦有近来成果丰繁的新秀。但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难而繁重的，它的复杂性决定了此套丛书肯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教材，它更显得不够成熟。参加这个研究班的万余学员，都是完成了高等教育甚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学者、教师、教授。相信这套教学丛书能在两年的教学研讨中由大家重新改写。

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

日本文化概论目录

第一章 日本文化的始原	(1)
一、文化环境	(1)
二、原初文化的三个时期	(4)
三、原初文化的两个特征	(9)
四、民族的起源	(14)
五、国家的形成	(16)
第二章 儒家文化的摄取	(20)
一、中国文化的大输入与大化革新	(20)
二、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家文化	(22)
三、新儒学的传入	(26)
四、日本朱子学派	(28)
五、日本阳明学派	(35)
六、古学派及独立学派	(44)
第三章 佛教文化的展开	(49)
一、佛教的传入与普及	(49)
二、佛教的日本化	(51)
三、日本新佛教	(54)
四、佛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59)
第四章 西方文化的输入	(64)
一、蛮学	(64)
二、兰学	(67)
三、洋学与明治维新	(70)
四、战后西学	(78)
五、西学与儒学的冲突、融合	(83)
第五章 日本之“道”	(91)
一、神道	(94)

二、武士道	(103)
三、花道	(111)
四、茶道	(113)
五、书道	(117)
第六章 日本文化诸要素	(119)
一、文字	(119)
二、文学	(121)
三、艺术	(131)
四、哲学	(138)
五、教育	(151)
六、科技	(154)
七、宗教	(157)
第七章 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	(160)
一、稻作文化的特质	(160)
二、安定封闭的岛国文化	(163)
三、纵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	(167)
四、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	(173)
五、无常观与求新精神	(178)
六、忠君爱国传统与民族凝聚力	(185)

日本文化概论参考资料目录

一、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

1. 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梁容若 (195)
2. 古代日本对中国的文化影响 胡锡年 (212)
3. 中日文化的异与同 周一良 (235)
4. 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 常任侠 (238)
5.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化 刘振瀛 (250)
6. 中日文学因缘杂记 林林 (253)
7.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前言 严绍璗 (257)
8. 试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乌恩溥 (263)
9. 清末中国形形色色的明治维新观 王晓秋 (279)



二、日本文化与近现代化

1. 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 王家骅 (297)
2. 西学与明治维新 吕万和 (319)
3. 文化心理传统与社会发展 曹前 (324)
4. 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看
 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 方地 (337)
5. 简论日本哲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卞崇道 (352)
6. 关于日本现代化的国际评价 芝原拓自 宇寒译 (367)

三、日本文化的特征

1. 东洋人的思维方法 中村元 许明银译 (373)
2. 纵线文化与横线文化 梅原猛 魏常海译 (384)

- 3. 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 加藤周一 刘迪译 (389)
- 4. 日本文化的形态——与中国文化之比较 汤浅泰雄 范宝臣译 (405)
- 5. 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和日本文化 中村雄二郎 毕小辉 冯锦中译 (424)
- 6. 传统与近代化 桑原武夫 杨永起译 (446)

第一章 日本文化的始原

一、文化环境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我们这里所谓的文化环境，是指一个民族本身的生活圈与世界其他生活圈的文化关系，它与地理环境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等同。地理环境是自然的，文化环境则是人为的；地理环境可以亘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没有大的变化，文化环境则可能在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中就发生巨变。越向远古追溯，文化环境与地理环境的接合越紧，而越向近代、现代以及未来推移，文化环境对地理环境的依存性则越小。因而，考察日本的文化环境，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

日本地处亚洲东部边陲，孤悬于太平洋中的几个大岛和许多小岛组成的列岛上，东北西南呈弧形排列。内侧挟有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及中国东海，近与东亚大陆为邻；外侧远隔浩瀚的太平洋，遥与美洲及大洋洲相望。日本列岛虽有丰富的水产资源、较多的降雨量等有利自然条件，带给民众天赐的恩惠，但日本海的狂涛巨浪，太平洋的无边无垠，也给海岛交通带来极大的困难，远不如平静的地中海那样容易成为自由通路。加之岛上山岳起伏，平野湖河不多，火山时发，地震常起，随时给人以危机感，也不具有尼罗河、幼发拉底及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流域那种优越的天然条件。正因为如此，日本文明发达较晚。然而，当它把自己逐渐融于世界文明之中时，却能以极强的精神和极快的速度吸收外来先进文化，铸成自己的文明进步，终至今天居于

世界发达国家前列。

日本的周围，西北接近西伯利亚，西面与中国仅一水之隔，西南离印度不远。印度、中国、西伯利亚这三个亚洲古代的文明圈，以其强大的文化势能向周围辐射，结果这三种文化都达于日本列岛，造就了古代日本的文化进步。

西伯利亚文化大概是古埃及文化东经土耳其斯坦，至西伯利亚小麦地带和叶尼塞河一带形成的。这种文化先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进入日本列岛，因此成为日本文化的根基。如原初日本的弓箭文化，就是从西伯利亚传去的。日本的中央有纽孔的圆形鉴镜，也可视为受西方文化刺激而首先发达于西伯利亚的东西。就精神文化而言，日本原初文化时期的自然崇拜和精灵崇拜，也是源于在西伯利亚民众中流传的萨满教，后来传入日本列岛的。

中国文化发端于黄河流域，是由炎黄奠基的华夏文化，在内部融汇各族文化，从外部吸收西来文化而繁荣发展起来的。中国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文化曾长期影响日本，甚至久占日本文化的主导地位，对日本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赖肖尔《日本人》）

印度文化是在恒河流域繁荣起来的古代先进文化之一，这种文化之传入日本，也是渊源久远，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属经中国、朝鲜而传去的佛教文化。

所以，日本列岛在与外界交通中，其文化的接触圈越来越广泛，其位置正适合吸收西伯利亚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只是在古代，尚无法与欧美文化发生直接交往。

但是，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发达，远隔重洋的欧美文化终于可以直传日本，日本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也随之改变，竟成为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之地，为它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件。日本近代的政治家、外交家大隈重信（1888—1922）当时就说：“今后日本的地理位置，为东西两洋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点。日本位于东半球和西半球的中间，可以汇集东洋文化的精粹和西洋文化的精粹，因而将有建设新文明之一日。”（大隈重信《东西文明之调合》）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大隈重信的话不无道理。

纵观日本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几乎每一页上都写着“外来文化的吸收”（即使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二百年 的锁国时期，也决不是没有这样的字样）。日本的文化史，可以说同时是一部外来文化吸收史。它对外来文化的依赖性之大，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特例，因而文化环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的影响，就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电子时代、航天时代，整个地球在急剧地缩小，不仅日本的文化环境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环境都在趋向同一、共有，今后研究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只从地理位置出发考察文化环境，大概其意义会越来越小。

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一定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一般民族文化，并不只是有形文化的史迹，而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今天仍活在各民族中的精神、观念的差异，或曰国民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会因文化环境的趋向同一而一下子消失，这种差异将会对今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继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差异有优劣长短之别。我们必须自觉地认识这种差异，经过整个民族的艰苦努力，才能择优去劣，取长补短。而日本在这方面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虽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长期借助外来文化而发展，似乎本民族的文化不象我们中国这样值得炫耀，但同时它也造就了民族的开放性意识、摄取外来文化的极大主动性和自觉性、以及消化异质文化、转为民族特有文化的超凡能力。

英国的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十六世纪的欧亚大陆划分为六个文化圈或文明圈，即西欧文明、东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及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文明。日本在历史上能否与其他五个文明圈相提并论，这是有疑问的。但日本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造成了一种在世界文化中颇具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化心理，这不仅已使它自近代以来后来居上，而且可能在今后的世界文化大融合中继续占有某种优势，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二、原初文化的三个时期

今日的日本列岛，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是与亚洲大陆连接着的半岛。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考古学发现，那里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猿人的出现可追溯到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前。然而，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那里的生活状况，现在还知之甚少。论述日本文化的起源，还得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绳纹文化开始。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初文化的三个时期。

绳纹文化时代约在公元前数千年至公元前二世纪之间。考古发现的这个时代的遗址，大量发掘出多种带有草绳样花纹的陶器，这大概是制作陶器时用草绳在表面滚轧而成的，绳纹文化即因此得名。

绳纹时代的人穴居野处，心智未开，以狩猎、渔捞、采集为营生。他们选择依山临海的平地，挖成半米深的椭圆形或长方形土坑，坑里竖起几根柱子，上架横木，再覆以树枝茅草，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居室。在同一块平地上，可发现数十甚至上百个这样的竖穴遗迹。可见，当时的绳纹人已是集团生活。

绳纹时代的社会尚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在阶级之分，无贫富之差，无贵贱之别，过着一种原始的平等生活。原始的宗教

崇拜已经存在，巫祝咒术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绳纹人不论男女，多把牙齿加工成锯齿状或拔掉犬牙、门牙、小白齿，这可以认为是基于某种咒术信仰。他们食后的动物骨头和贝壳，积成一堆堆贝塚，这大概也不是无意中形成的垃圾堆，可能与某种祈祷祭仪有关。当时人们慑于自然的威力，把许多自然物作为崇拜对象，从日、月、山、川、草、木，到猫、狗、蛇、猪、狼、熊，都被信为神明。尤其盛行的是女性崇拜，女子担当巫师，为人驱邪治病，负责评判是非、解决纷争，统治社会集团。所以，绳纹时代的土偶人都是女性，那怀抱乳儿的母亲，那持壶劳作的妇女，那凸起丰满的乳房，那怀着身孕的隆腹，还有特别突出的女性生殖器等等，无数栩栩如生的女神塑像，象征着女性的崇高和神秘的创造力。

绳纹人制作出了相当精美的陶器，陶器的器形之复杂、装饰之丰富，在世界上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很少有相匹者。并且，绳纹人的石器加工技术也很发达。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却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和亚洲大陆。欧洲和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而同时期的日本绳纹时代，却没有脱出采集狩猎经济。古埃及在公元前五千年即开始使用金属器具，我们中国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即能制造青铜器，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战国时期铁器已广泛使用，这在日本的绳纹时代全然没有。在陶器和石器的加工方面表现出高超工艺才能的绳纹人，在生产的创造力方面却显得格外低下，这种奇特的矛盾也许长期地影响着日本人。人们常说，日本人擅于模仿，拙于独创，大概与此也有点关系吧。

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年（即我国秦汉之际）至公元三百年，日本列岛进入了弥生时代。在这个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绳纹陶器不同的新式陶器，这种新式陶器首先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故称弥生式陶器，这个时代也即称为弥生文化时期。

弥生式陶器比绳纹式陶器有显著进步，可分为煮沸用的粗制

的瓮形和储藏用的磨制的壶形两大类。其式样单纯，纹路呈直线形，没有绳纹式陶器那样繁杂多彩，显示了一种不同于绳纹人的审美观念。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弥生式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

弥生式文化的主体，很可能是在大陆移住日本列岛的新的民族。外来民族带去的新的弥生文化压倒了旧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是，由于外来者人数少，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被原有民族所吸收。所以，外来人只是在日本民族中注入了新的人种要素、并没有完全代替原有的日本民族。他们所带去的弥生正新文化，也只是日本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之一例，并没有根本割断日本原有的文化。

日本人类学家金关丈夫曾对西日本弥生遗址中的大量人骨进行测定、比较，结果他发现，弥生遗址中的弥生时代人，起初平均身高急剧超过绳纹人，但后来又逐渐降低，变得和绳纹人的身高差不多。金关博士认为，这是由于身高人种从朝鲜半岛南部首先移居西日本，后来逐渐湮没在大量原有的绳纹人中，结果混血而被吸收^①。

弥生文化较之绳纹文化，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由狩猎、渔捞、采集经济急速地转向以稻作农耕为主的经济；一是由石器跨入铁器的使用。这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农耕文化的产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日本在弥生时代达到这个进步，是在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实现的。通贯整个弥生时期，以稻作为标志的中国先进文化经朝鲜半岛源源传入日本，促成日本文化的飞跃发展。稻作技术最初是从中国江南经朝鲜半岛南部传入西日本，然后渐渐沿日本列岛向东北扩展。当时以水稻种植为主，也有一些旱地作物。与农耕发展的同时，养蚕业及蚕丝纺织手工业也发达起来。

农业的发展无论如何离不开农具的改进。在世界先进民族中，文明进化大体都遵循着从石器到铜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

注：①见石田英一郎《日本文化论》。

的自然程序。然而日本直到弥生时代，自己也没有能够发明金属器具，弥生人使用金属器具，是从大陆经朝鲜半岛输入的。当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从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期，青铜器和铁器同时传入日本，在日本形成了青铜器、铁器和石器混用的状态，所以人们又把弥生时代称为金石并用的时代。但是，这种金石并用时代与先进民族的金石并用时代不同，先进民族的金石并用时代是指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化时，石器与铜器并用的过渡期；而日本弥生时代的金石并用，是日本社会由石器时代一下子进入铁器时代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使日本社会结构为之一变。绳纹时代的人以天然动植物为食物，不可能形成很大的聚落，如果聚落过大，周围的食料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而弥生人从事农耕，自己种植食粮，为形成大聚落提供了可能；开垦和灌溉等又需要较前大规模的共同劳动，于是就渐渐形成了相当大的村落。弥生人的居住构造也有改进，除竖穴居室外，出现了平地式居室，为储藏粮食以防霉烂，还在高地营建住屋或仓库。

农耕必以男性为主，所以弥生时代渐渐形成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绳纹时代的母系制度。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物质财富开始有了剩余和蓄积，贫富不均的现象出现了，阶级差别形成了。以此为基础，政治的支配关系也产生了。这样，各地纷纷建立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就是指日本当时的景况。在北九州发现的支石墓和瓮棺里^①，有铜镜及其他宝器作随葬品，表明当时已出现了政治统治者。不过，有随葬品的瓮棺和支石墓，还是在村落共同的墓地里，没有更多的突出之处，说明这些所谓政治统治者，可能不过是部落的族长一类，与后来的专制君主仍有质的区别。

注：①支石墓，是在墓葬的地面上，用几块石头作柱，支起一块大板石。瓮棺，是以大陶瓮加盖或两瓮相对装殓。

弥生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比绳纹人有了显著进步，但自然崇拜和咒术迷信依然盛行。特别是对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物，仍信以为神而虔诚祭拜。他们认为祭祀活动与农作物的丰欠关系极大，因而十分重视。农耕祭仪是村落共同体必行的大事，稻灵、祖灵的祭祀也非常隆重。祭祀活动的掌管者是巫祝，巫祝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成为社会的指导者和政治上的统治者。

从考古学上的遗物、遗迹来看，弥生时代军事的色彩很少，坟墓里的随葬品，多是玉、镜或铜铎一类祭祀用具，即使有铜剑、铜鋗，也是不能实用的巨大青铜器物，多半是祭祀时用来象征政治权威的，实用的武器并不多见。在集落的遗址里，用于防卫的濠沟、城壁等也很少见的。这表明，弥生文化的特征是和平的、农耕的、祭祀的。

弥生时代的文化为今日的日本文化奠下了基础，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弥生时代开始的以水稻栽培为标志的农耕生活，一直延续到日本现代化以前。二是弥生人使用的语言，从奈良时代持续到现在，与今日的日本语一脉相承。

弥生时代的社会进步之迅速，是绳纹时代无法比拟的，到公元三世纪，日本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灌溉设施的整备，农耕技术的提高，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与此同时，陶制生活用具如瓮、钵、碗、盘、杯、甌等，种类多样，已使用辘轳台（制陶器械）大量制作，不再是纯用手工制作了。陶器、铁器、木器等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鲜明起来，更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日本社会进入了古坟文化时期。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塚古坟，以畿内为中心遍及日本全国各地，标志着日本进入一个新的文化时期。古坟的建造需要集中大批劳动力，坟内的随葬品镜、剑、勾玉及其他精致的工艺品，显示着埋葬者生前握有强大的权力。这与一般平民死后直接埋入地底，连墓标也不设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已十分清楚，强大的专制政

权已经形成。

古坟文化时期，生产方式虽然仍以农耕为主，但纺织等手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农耕的土地，除种植水稻外，旱地作物也相当发达。生产工具包括农具，已多为铁器制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日本的统一。古坟以畿内为中心向东西扩展，显示着大和国统一日本的历史事实。

这个时期，大陆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列岛。在古坟的随葬品里，有六朝时代的铜镜、金冠、金银耳饰等许多大陆的工艺品，还有用大陆制陶技术制作的须惠器等物质文化遗品。这一切都证实着大陆物质文明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在精神文化方面，通过所谓“归化人”（由大陆移居日本的汉人和韩人）开始使用汉字作各种记事，阴阳、天文等中国知识陆续传入日本。到六世纪，儒家经典、佛像等也经百济传到日本，由此造成了天皇及贵族的文化优越性。《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宣扬天皇神权的神代故事^①，除了基于日本的传说之外，也受大陆思想的很大影响。另外，大和国实行部民制，把民众按职业分编成许多“部”，如从事农耕者编入田部，专门从事手工业者则编入品部，品部又可分为制作陶器的土师部、制鞍的鞍部，等等。这种部民体制，也是从百济的“部”制度学来的。

三、原初文化的两个特征

从绳纹、弥生至古坟文化，日本原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咒术和祭祀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弥生时代形成的一些农耕祭祀礼仪，一直延续到现代的日本社会。

关于日本原初民族信仰的最早记载，可见于我国的《魏志》。《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当时日本岛国风俗，人始死，“停

注：①《古事记》：日本最早的史书，成书于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撰。

《日本书纪》：日本最早的官撰正史，公元720年舍人亲王、太安万侣等撰。